

# 一片树叶落了

石泽丰

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，穿过茫茫夜色，在我打开车门的那一瞬，飘进我的车里，没人说得明白。天气头一天被预报过：“4月20日夜間，风四级。”无疑，是风吹落了叶子。我下了车，顾不得风吹开我的衣襟，径直朝里屋走去。

屋里，母亲静静地仰躺着，没有一点体温。她走了，被岁月的风吹走了，一本打开的书遮盖了她的面容。叔叔和婶婶们在屋里忙前忙后，他们叫我跪在母亲的床边，床边有一个铁盆，盆里有刚刚烧过的表纸所留下的纸灰。他们叫我接着烧纸，烧一些纸钱给母亲，好让她上路。我将表纸一张一张往盆里放，一张燃烧将尽，一张又放入其中，烧着烧着，我心里突然拱动两下，接着眼底一热，汹涌的泪水瞬间模糊视线。我跪着，抽泣得不能自持。

母亲走了。这片树叶在我赶赴故乡的途中已飘离枝头，待我赶到时，她完全停止了呼吸，留给我的是一个空洞的世界。这个平凡如草芥的人于这个庞大的世界，虽然无足轻重，但对我而言，却是那样的重要，它意味着我从此没有娘，如一个孤儿活在这个世界上；意味着我从此不会有母亲的关爱，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叮咛。

母亲是一个童养媳，我之所以这样写，是我忘不了母亲的苦。她出生在1944年，那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。她两岁时被抱养到我父亲家，以童养媳的身份活了下来，待长大成人，与我父亲婚配后完成了传宗接代的第一使命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如今，她活过一辈子，带走她一生的苦，带走她晚年疾病缠身的痛。在那个年月，一个生命的流离甚至比一片树叶飘离枝头更加无常。那些离开树的叶子，被风雨裹挟，不知哪里是自己的宿地。它渐渐会被遗忘，谁会记住一片从树上飘走的叶子呢——除了她至亲的人。

母亲的葬礼上，她的故事被前来祭拜的人反复谈起。在我父亲家，她十六岁就担起家庭重担，为了我三个不到十岁且失去母亲的叔叔，母亲白天在

生产队里挣工分，夜间为他们纳布鞋缝补衣服。一大家子八口人的衣物浆洗全落在我母亲身上。后来分产到户，家里柴禾不够

烧了，母亲就丢下我和姐姐，与村人一道到黄湖对面的洲地去砍柴禾，随后雇船载回来，挑回家中堆成垛，留待日后慢慢烧锅做饭。时隔五十多年，母亲对叔叔们的好，点点滴滴，叔叔们仍旧记忆犹新。他们个个虽至老年，但没有忘记我母亲的恩情，时常念叨着我母亲对他们的爱。

母亲弥留之际，我的叔叔和婶婶们都守在她床边，我和姐姐均在外地，没能送到母亲的老。二叔说：她在临终前，眼里有两行泪水滚落。这两行泪水，是她因叔叔和婶婶们守在自己身边而心生感动吗？是我和姐姐的缺席而让她难过吗？母亲心里清楚，我却不知道，也无法从她嘴里得到确切答案。

母亲的遗体在家中停留三日，白天，我要接待前来吊唁的人，他们在我母亲灵前祭拜，要是长辈，我需在韩内回拜；若是平辈或晚辈，我要站立韩内、或扶棺答礼。他们拜完了，走上前牵着我的手，把我扶起来，有的顺势把手心停在我手背上，紧紧捂着，与我坐在棺边的板凳上，说些贴心暖肺的话，说些我母亲生前做过的好事，说着她的待人之好。晚上，我睡在母亲的棺材边，为她守灵。一盏油灯燃在棺前，火苗闪烁，往事在寂静的夜晚再次涌上心头。

母亲晚年，糖尿病、高血压等慢性病集于一身，后来发展到双目失明，小便失禁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只得把她从乡下接来，住进一家离我不远的养老中心，让专职阿姨照顾她。阿姨说，我母亲特别要强，特别能忍痛。身上出现了疮口，阿姨用酒精给它消毒，她忍受着酒精刺激的痛，不吭一声。她在身心难过的时候，阿姨问她要不要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看看，她总是摇摇头。我知道，母亲是怕我耽误工作，怕我为她分心，她所有的痛苦独自一人承受着，一如她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做童养媳一样，用不屈抵抗着辛酸，温暖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。

岁月催人老，一晃七十九年过去，母亲的一生就此打上了句点，她离开了人世，离开了我们，离开了她生活的枝头。就在起丧抬棺离家上山之时，唢呐声声，呜呜咽咽，鼓声和铜锣带着节奏地响起，像是催促着母亲远行。此时起风了，我看到家门口的大树上飘落了一片叶子，叶子正好落在母亲的棺材上。

那天，旌幡招展，八人龙杠抬着我的母亲，抬着一片树叶，抬走了母亲的痛苦，把她抬进了墓穴。



亭亭玉立 汤青 摄

## 初到蒲河

吴云涛

到蒲河要进山，进山两条路，南边险峻，北边平缓，导航选择走了南边。坐在车后座，往车窗前望，只看到天，如飞机起飞后，正极速爬高。同行的一位朋友，吓得不敢睁眼睛，直说背脊沟冒汗。

车子三弯九转，驶入山谷。竹海深处，浅褐色的竹叶垫路，不知落叶厚薄。驾车的泰然，坐车的却不踏实。车停在一处古宅前，宅上门额写有“吴氏宗祠”四个字，古意幽幽。一打听，我们刚走差了路，这里与我们要去的松寨隔着一条溪谷。溪谷对面的人按车喇叭向我们打招呼，林间竹叶飒飒直响，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车原路折返，绕溪过桥，依然潜游竹海，不见山水。

进山乡访老友。老友家在蒲河，过去在城里做工，现在返乡种茶，自称茶农。我们早知蒲河，到此地也是拜山拜水，问竹之禅、茶之道。

蒲河，旧称蒲家河，大别山深处柳坪乡的一个行政村。蒲柳之处，皆为山居人家。柳坪乡是深山，山高水长，山皆属长溪山，水皆为长溪水。

长溪山层峦叠嶂，史志曰：“旧多猛兽出其中。邑充猎户者率居此。”长溪山诸水，源自罗汉尖的高山之泉，汇蒲河，经估庙山、汤家嘴，入雷水之源的二郎河。罗汉尖是宿松县最高山峰，长溪河清泉长流20公里。蒲河山高，齐罗汉尖之腰；蒲河水长，居长溪水之中。

崇山巍峨居其腰，溪泊纵横处其中，蒲河即在柳坪的腹地。腹地尽得山水之优势，遍山种竹种茶，遍山野花野果，蒲河的花花草草都是中药材。春夏时节蜂蝶飞舞，百鸟争鸣。蒲河在腹地，雾多雨水重，时常笼罩烟云中、雾靄里。腹地避风寒、藏阴湿，昼夜温差大，涵养万物。称蒲河奇山异水有点言过其词，若说多奇花异草则不为过。

蒲河的声名还与黄梅戏经典传统花腔小戏《打猪草》有关。蒲河是“打猪草”故事的发生地。一代宗师严凤英将《打猪草》唱红大江南北，陶金花和金

小毛这对青年男女唱“对花”的蒲家河也跟着出了名，而蒲家河的竹峦注，也已改名为“打猪草山”了。为了坐实蒲河的这段戏缘，当地文史专家找出了清朝的四块禁山碑，找出了戏中男女原型的族谱，最后还把小戏演进过程中的老戏本、老演员、老剧社全都“挖”出来了。这一“挖”，挖出了蒲河不一般的自然风物、古风诗意。以前，曾有地方来争抢《打猪草》故事的发生地，现在也不争了。戏中的风波是因为竹笋，竹笋长在蒲河的竹林里，竹林里的故事贯穿了山乡世世代代。戏里戏外，有喜有悲，有苦辣，有酸甜。今天的蒲河，依然氤氲着竹海茶香和“对花调”中的人生美好。

终于在松寨见到了茶农老友。谷雨已过，老友在做手工茶。松寨无松，是茶山。茶农老友不擅谈吐，只取山泉之水，泡茶待客，不多言茶。我不懂茶，只擅长采摘野菜。啜一口刚做好的茶汤，竟然喝出了野菜的清香。朋友说，这不奇怪，吸收花草香味的茶，才是好茶。我说，高山出好茶。朋友纠正道，好山出好茶。罗汉尖主峰不产茶，好茶都在山腰的蒲河、邱山、龙河一带。清朝这里产的松罗茶，民间称麻雀舌，据说曾获巴拿马金奖。

边饮茶，边看山。从茶山看浩浩竹海，别有一番意味。去年天旱，今年的竹子不出笋，竹林染上了浅黄色。茶山深绿，掩映在浅黄的竹海间，色调和层次都是优秀画工的大手笔。

在蒲河，还听到了李时珍与蒲家河的传说。明代药圣李时珍是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，同柳坪一山之隔。传说李时珍多次来蒲河采集中草药，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。李时珍是否到过蒲河，有待文史专家考证。而药圣在蒲河显灵的传说，却寄托了百姓对李时珍的膜拜和崇敬之情。倒是现在，距药圣的年代已四百多年了，蕲春县还经常有药农挎着布袋来蒲河采药。说不定，他们踩踏的地方，就是李时珍当年攀过的崖，蹚过的溪……

